

劍仙傳奇

美國
蕭逸著



蕭逸作品全集（之六）

劍仙傳奇

「美國」蕭逸

剑仙传奇

(上、下)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5.625 印张 4 插页 554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48

ISBN 7—80605—712—9/I·617

定价: 42.2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25000)

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菏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姿多彩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次看见“她”的时候，是在“南雁”飞瀑峰。

时值盛暑，她穿着一袭紫色的罗裙，正在临渊吸水。^汲

冰姿香发衬以雪肤玉貌，人是那么的美，——清艳绝尘！

费了半天的力气，杜铁池才攀到了峰上，不意转瞬间，竟然失去了她的踪影——

他真有说不出的懊丧，仿佛失落了些什么似的！

两年后，在“北雁”放鹤岭——

他又看见了“她”！

时值隆冬，皑皑白雪，覆盖着四山遍野！

杜铁池跨在小毛驴上，踏雪经过，远远看见她正在攀摘着树上的梅花。

她穿着一袭雪白的长衣，人面花光，相互增色。

他呆住了。

她也呆住了。

杜铁池鼓足了勇气，想上前去搭讪，说些什么，她却匆匆抱着白玉的花瓶，头也不回地径自去了。

他的小毛驴，绕遍了附近名峰，竟然再次地落了空儿。

这是第二次！

第三次相逢在今年！

新春的朝阳，炫弄着草上的露珠！

杜铁池正在使剑，她却远远地，在打量着他！

春风飘扬着她秀丽的长发，半侧着身子，她轻抬手腕拢着，雪白的玉腕上戴着碧绿的翠镯子，晶莹的纤指，轻泛着点点星光！

杜铁池猛地追过来，施展出快速的轻功，一直追她到“天池”之滨，她却跃身水上，一径地踏波彼岸！

隔着辽阔的池水，她对他嫣然一笑，遂即消失在一个斑斓的桃花深处！

他懊丧极了。

为此，他生了一场病。

像是中了魔似的，他念念不忘着，她美丽的情影，灯前，月下，相思成疾，人也憔悴多了。

是人？是怪？是仙？还是鬼？

直到今天，他还搅不清楚！

无论如何，他不想再这么无味地沉沦下去了。

结束了五年的山居，他就要告别雁荡山，打算自此走马天下，更凭着掌中剑，腹中书，闯一片江山！

“五年”可不是一个短时间！

五年来他读书练剑，文武兼修，自觉有了极深的长进，除此以外，终日面对灵山飞泉，上体天心，在“灵性”一方面来说，也似乎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。

其实，他自觉有异常人的地方，就在“灵性”这一点上，

“灵性”也常常导引着他作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！

譬如说，他独自一个人，来到雁荡山闭门自修，一住经年，这就是一般人大惑不解的事情！

其次，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女人，憔悴如斯，也是那一点，有异常人的“灵性”作祟的！

十五岁那一年，母亲故世以后，父亲因目疾罢官归里，兄弟辈各有前程，就只有他文不成，武不就，整天价东游西荡，结交的多是些古怪的朋友！

父兄不容，看他不顺眼！

就这样他赌气离家，说白了，其实是个弃子！

弃子不见得就没有出息！

杜铁池就常常发妙想，期勉着，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个饱学而兼能精武的全才之士，造福非一己身家，而在万邦众民，他常有出世的奇想，幻想着出入幽冥，来去自如的神仙岁月了——

住何幻想，如果仅仅拘限于脑海，不付诸实践力行，最终仍然只是“幻想”而已，反之，幻想也有可能变为事实的一天！

无论如何，杜铁池就其可行的范围之内，已期勉着他自己，完成了第一步“进修”的工作！

现在，他自觉得很不错了。

雁荡山已占有了他五年的漫长岁月。

五年来，他除了必要时下山采办货物以外，从来不曾和任何人结交过。

是以他所见过的每一个人，都能清晰地留在记忆深处，——就像那个他曾经看见过三次，并承一笑的少女，直

到现在，他仍然能清晰地回忆着她的面容及一切。

以往他曾为着这个来去无踪的少女着迷，甚至于相思憔悴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固然有些好笑，然而每一念及，依然含有少许悲切惆怅的意味！

他活了二十一年！

如果说二十一年来，他曾经看上或是喜欢过一个女人的话，除了生育他的母亲以外，“她”应该算是第一个了！

秋风萧瑟，黄叶飘零！

杜铁池把一堆旧书放在木桌上——

窗前的野菊散发着馥郁清香！

对岩上飞瀑悬空，如倾万斛，谷中风起，濛濛如雨——他感觉到，一种即将离去的伤情了！

他由墙上摘下了那口长剑，更似重有万钧！

他深深地凝视着它；禁不住兴起一声叹息——

忽然，他感觉到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，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触。

隔着一扇窗，他霍然发现了“她”。

长长的秀发，会说话的一双眸子，修长的身躯——正是那个，曾使他梦寐思念的少女。

——他也一直把她当成神灵鬼怪加以否定过，然而现在她的再次出现，证实了她确实存在！也粉碎了他故作逃避，自欺自解的愚昧幻想！

杜铁池只觉得一颗心跳动得那么厉害！

他睁大了眼睛，一看再看，对方依然存在——过去他虽然有三次面对她的经验，然而从不曾这么近过，从不曾像

这次看得这么真切过！也从来不曾相视这么长久过……

杜铁池第一个念头，想猝然扑上去，接近她——

然而，这个念头还不待实施，就被他打消掉了，以往的经验证实他一旦这么做，结果必然是失去她。

——他可不愿意这么糊里糊涂地又让她跑了。

她穿着一袭藕色的百褶长裙！腰上扎着一根同色的丝绦，现出她细细的腰肢，与丰腴可人的胴体。

那根丝绦上，除了系有一个黑色的软皮革囊以外，还连着一口式样古雅的短剑！

另外，在她身后还背着一个编制玲巧的桶状竹篓，篓子里装些什么，却不易看出，仿佛有几颗红红的山果样的东西！

那袭百褶裙看上去大了些，式样很像是古老的官装，一般少女似乎很少穿着这样的衣着，只是穿在她身上，却是那么的好看，除了奇怪它的式样特别以外，丝毫也不觉出不相宜！

用“清丽出尘”来形容眼前这个少女，的确很恰当——

打量着她那张疏落开朗，无比清秀的面颊，杜铁池显得很紧张了！他期艾着，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！

官装少女眼睛里荡漾着一片和谐的情谊！

那双黑白分明的澄波眸子，由杜铁池这个人，望向他手上的那口长剑，再转向台子上的那堆书！再移向睡榻……

把这一切都看清楚之后，她像是忽然明白了些什么似的，脸上立刻流露出“若有所失”的表情！

最后，她把目光移向杜铁池的脸上。

杜铁池立刻被她的目光深深吸引住——

她似乎已经要说些什么了，却又半途吞住，只是那般深

切地在他面颊上瞥了一瞥，遂即转过身子来！

杜铁池心中暗吃一惊，陡地点足腾身，掠窗而出！

出乎他意外的，她竟然没有再逃走——

四只眼睛对看着。

杜铁池终于鼓起勇气，抱拳称呼了一声：

“姑娘——”

官装少女点了点头：“你要走？”

并不像那么陌生，却像认识他已经很久的样子！

“我——”杜铁池强自镇定着：“是的！是想离开这里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明天——”杜铁池说了这一句，心里却又很后悔！

官装少女微微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——”杜铁池笑了笑：“姑娘应该记得，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那已经是五年以前的事了！”

“我记得——”她微笑着抬起手，指向对峰的瀑布：

“是在那里吧！”

杜铁池惊讶地说道：“不错，原来你也记得？”

“我当然不会忘记！”

她缓缓地向前走了几步，目光视向当前的云海。

杜铁池跟上去道：“这么说，姑娘也住在这里？”

“我一直就住在这里，你相不相信——？”

她回过身子来微笑道：“其实我们住的并不太远——只是你却找不到？”

杜铁池道：“姑娘也住在北雁荡？”

官装少女点了一下头。

杜铁池惊愕地道：“是在山上？”

“是在山上！”

杜铁池想了想，道：“可是我已找遍了全山——”

少女微微一哂道：“你没去过的地方还多着呢！”

说着她一双妙目注视着杜铁池道：“其实你才一搬来的时候，我就注意你了——这五年以来，我也一直在观察着你，只是你却不知道罢了！”

“这——这是真的？”

“我何必骗你？”

杜铁池大出意外！

顿了一下，他才道：“……你为什么要观察我？”

宫装少女脸色红了一下。

她的年岁看上去很轻，最多不会超过十八岁——

这一点也不是杜铁池所能想得通的，因为五年的岁月，对于她来说，就容貌上看起来几乎没有改变！

听了杜铁池的话，她似乎很窘！

“我只是心里奇怪……”她呐呐道：“倒要看看你住在这里干什么的？”

“原来……这样！”

宫装少女撩了一下睫毛，那水灵灵双瞳里，含蓄着一脉情意！

“你应该知道——”她说道，“这里是海内外三十六洞天福地之一，寻常人是不能随便来的！”

杜铁池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姑娘是说这个山莫非有主人？”

少女瞟了他一眼，略似嗔怪地道：“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！”

“谁是主人？”

“我师父——”

“你师……父？”

杜铁池大感惊讶地道：“令师也住在这？”

少女点了一下头！

杜铁池道：“只是我却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她……”

宫装少女微笑了一下道：“你当然不会看见她，如果你一旦看见了她，你就……”

“我就怎么样？”

她微微摇了一下头：“很难说——我也不知道——”

说着她又看了他一眼，才道：“有两次，你翻越后山，我都知道，要不是我现身助你，你已经触犯了禁制——这些禁制，都与我师父心灵相通，那时候，你再要想躲开，已经来不及了！”

杜铁池一时又怔住了，平心而论，对方说这些话，他有一多半想不明白！

宫装少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相信缘分么？”

杜铁池茫然地点了一下头，他脑子里还在想着她说的话。

什么“禁制”，“心灵相通”……也实在弄不清楚！忽然他发觉，面前这个宫装少女，极可能是传说中的哪一类奇人时，内心禁不住大为惊喜——

宫装少女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杜铁池恍然道：“——我是在想，姑娘说的曾经现身帮助我的那一件事！”

少女一笑道：“你真健忘——我就实在告诉你吧！”

她走向一块大石边，坐下来！

杜铁池跟过来，站在他身边。

宫装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坐下来，我们好说话！”

杜铁池应了一声，却与少女保持了一段距离坐下来。

宫装少女仍然脱不开女孩子的稚气，她一直在注意着他，见他这般拘礼，忍不住低头笑了一下！

杜铁池赶忙起来，窘态毕露。

宫装少女见他如此，更忍不住，把头扭过来“哧哧”笑出声来。

杜铁池后退一步，一时手足失措！

宫装少女笑了一声，忍不住又回过头来打量着他。

杜铁池道：“姑娘请恕我一时莽撞……莫非我——”

宫装少女强忍着脸上的笑意，那双澄澈眸子在他脸上一转，却现出了一抹情意——

“唉！”她轻叹一声，微似怜惜地道：“看来你果然是个好
人！”

微微一顿，她轻轻拍着身旁石敦道：

“你就坐在这里，我不会怪你的！”

杜铁池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便走过去，坐好。

宫装少女侧目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脸红？”

“我——”杜铁池越加地不能正面看向她，聆听之下，大为尴尬！

宫装少女冲着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心里有鬼？”

“不——”杜铁池窘迫地注视着她，呐呐道：“我只是太紧张了些……”

“不要紧——”

这一刹，她反倒像个懂事的大人似的！

“一个人，只要居心仁正，外表的一切，不必要过分拘谨——你说对不对？”

杜铁池内心不禁道了一声惭愧！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姑娘所说极是——我只是觉得惭愧！”

宫装少女一笑道：“你这个人很好——要不然我才不会理你呢！也许你不相信，除了我师父以外，我很少跟外人说话，尤其是男的——别打算我会答理他们！”

一边说，她抬起了一双脚，那般稚气地看着自己的脚尖

她穿着一双特别编织的软鞋，空花处，露出白皙的足面。

那般的平窄白嫩，纤瘦适度，看上去真有说不出的美！杜铁池不觉把目光投了过去！

宫装少女忽然把脚收回来，偏过脸道：“我还想知道你的名字！能告诉我么？”

杜铁池道：“我正要告诉姑娘——”

遂即把姓名道出。

宫装少女把他的名字重复一遍，记在心里。遂道：“我名梁莹莹，原来随师居住在巴东碧溪山，后来为躲避一个仇家，才迁来这里！”

杜铁池一惊道：“仇家——？”

梁莹莹点头道：“不错——我师父就是为了躲避这个仇家，才迁来这里，她老人家为了怕仇人不肯善罢干休，所以平素深居简出，严格管束我不得擅自离开雁荡山，而且在入山各处关隘口，布下了厉害的禁制，一般常人万一误触，只怕非死不可！”